



母亲河畔唱响百姓心声

——2026内蒙古民歌大会观后

◎白瑾逸 李树榕

日前，2026内蒙古民歌大会“歌自草原来——经典传扬专场展演”在乌海晚风习习的黄河岸边如期举办。

民歌，是人民咏唱的歌，也是唱给人民的歌。《割莜麦》《催咚催》等民歌朴实而亲切，仅歌名就令人难忘。然而，什么是经典民歌？已然是“经典”，该如何“传扬”？

论三度创作，著名歌唱家张华敏的一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无疑是天花板。论二度创作，为内蒙古民歌《四岁的海骊马》的旋律重新填词的《奔腾的海骊马》，由鄂温克族艺术家乌日娜带领团队呈现出了“2026央视春晚”的感人神魄，也是顶级的。

信天游，陕北最具代表性的民歌形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在传统民歌曲调的基础上，尊重历史进程，体现时代精神，在老百姓口中“山丹丹开花背洼里红，有哪些心思搁在你心中”等歌词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传扬，成就了今天大家听到的“新民歌”。而《四岁的海骊马》歌词简朴，一是唱出了人与马的关系（马，象征大自然）：“四岁的海骊马，铁蹄飞扬；马鞭一响，就奔向远方。”二是反映出人与人的情感关系：“美丽的姑娘，我心中的太阳，你那俊俏的身影，何时来到我身旁。”旋律中两次八度下降的大音程，蕴含着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哲学思考，直接往听众心灵深处走，感人至深。

然而，传扬的底层逻辑是创新。多元融合，是打破常规的一种创新形式。看到《歌自草原来》节目单上第3篇章竟然由汉族女歌手与蒙古族男歌手将《昨夜星辰》与《雕花的马鞍》的选段交叉演唱时，好奇心剧增。“昨夜的星辰，已坠落，消失在遥远的银河”，这分明是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歌，与内蒙古民歌、与歌曲《雕花的马鞍》怎样交融呢？

欲扬先抑，是这一节目思想内涵的出发点。用通俗唱法先声夺人的女声一响，情感指向很清晰：“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孰料，男歌手接续的也是关乎发自内心的真情：“当阿爸将我扶上马背，阿妈将我轻声呼唤”。此处妙极了！从爱情“误导”到血脉亲情的“偷换概念”，即刻将弱者叙事的低沉逐渐推向家国情怀的境界。歌曲结束时，虽又回归《昨夜星辰》，歌词的意念却出现大反转：“昨夜星辰，昨夜星辰，依然闪烁。”

究竟是亲情与爱情的有机交融，还是由于“马背给我草原的胸怀，马背给我牧人的勇敢”，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年过花甲的汉族歌手张蝶与年不足四秩的蒙古族歌手阿拉腾龙，在探索创作歌曲与民歌融合的新路径。毕竟，《雕花的马鞍》曲作者宝贵，是借鉴、吸收了蒙古族说书（即乌力格尔）常用曲调的叙事风格，使之弱起而强收，且与《昨夜星辰》的情感线不谋而合。

为经典民歌曲调填词，是借力打力；歌词反映出时代精神，是顺势开拓；挖掘遴选萃取经典民歌旋律，是追根溯源；在古老民歌基础上进行些许旋律改写且研究并讲述经典民歌背后的故事，是多元融合。这些都是老歌换新颜的具体创新方法。而民歌大会要行稳致远，创新是最为有效的“传扬”方式。

我们期待着——“中国民歌大会”能够成为内蒙古的一张永远在母亲河畔闪耀光芒的文化名片。



一部美学发展的时代画卷

——读《中国美学会议研究(1978-2018)》

◎赵雅君

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且快速发展的时代，回顾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具有独特的意义。《中国美学会议研究(1978-2018)》就像是一幅精心绘制的时代画卷，缓缓展开了中国美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为读者展示了中国美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历程。

作者认为，新时期美学以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为发端并发展，在40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学会议在新时期美学建设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烛照出的是新时期以来美学史的发展和美学制度的形成过程，通过对新时期美学会议的考察，可以挖掘出新时期美学史和美学制度的走向。

从整体上看，《中国美学会议研究(1978-2018)》并非一本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它以一种较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了中国美学会议在近40年间的发展轨迹，勾勒出中国当代美学从孕育、到成长、再到完善的过程。这一时间段涵盖了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新时代的重要历史阶段，美学会议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

《中国美学会议研究(1978-2018)》首先展现了早期美学会议的热闹景象，1980年在昆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时候的美学会议就像是思想的盛宴，吸引了众多学者和爱好者参与，像朱光潜老先生，尽管年事已高且面临诸多阻碍，但他依然坚持参加，这种对美学的热爱和执着令人敬佩。当时的会议不仅局限于学术理论的探讨，更像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象征。在经历了漫长的特殊时期后，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和探索重新被点燃，美学会议成为了这种热情的聚集地。学者们在这里畅所欲言，讨论着美的本质等核心问题，这种氛围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对于文化复兴的渴望。

《中国美学会议研究(1978-2018)》还揭示了早期美学会议的一些局限性。例如，讨论往往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理论问题上等。然而，作者并没有一味地批判，而是以一种理解的态度看待这些现象。毕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些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在美学发展道路上的摸索过程，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美学热虽然有所降温，但讨论的话题却更加丰富了。生态美学、生活美学、身体美学等新兴美学领域的出现，表明中国学者开始积极与国际接轨，并且在美学研究中融入了更多多元化的元素。北京举办世界美学大会这一事件，更是标志着中国美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逐渐提升，这一转变反映了中国美学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从最初的模仿和学习逐渐走向自主创新 and 引领。

《中国美学会议研究(1978-2018)》对“美育”的强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1980年代到新世纪，美育一直是美学会议的重要话题。这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人的感性成长的关注，他们认识到美育不仅仅是艺术教育，更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关注在学术研究中是非常难得的，它体现了中国美学研究的人文关怀。全书洋溢出的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尤其是对美育的重视，反映了一种更加包容和平等的视角。它让我们看到，美学不仅仅是关于美的理论研究，更是关于人的生活质量和精神追求的学问。

总而言之，《中国美学会议研究(1978-2018)》是一本具有重要价值的美学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美学发展历程的窗口，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美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和变化。通过阅读这部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美学的发展脉络，同时也能够从中学汲取启示，为未来的美学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文艺批评要弘扬“批评精神”

◎董学文

为什么当前一些文艺批评像推销广告一样，只说好听的话，空空洞洞，缺乏起码的批评意识？为什么有些人误认为“开展批评有碍于创作，不去批评才会使文艺走向繁荣”？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深思。

文艺批评要想成为“真正的批评”，就必须秉持“批评精神”，弘扬“批评精神”。否则，就可能沦为伪批评、假批评，徒有批评之形，而无批评之实。“批评精神”与“真正的批评”，这两个命题，是内在统一的。只有秉持、体现和弘扬“批评精神”的批评才可称得上是“真正的批评”。“批评精神”和“真正的批评”之间，是存在“一而二、二而一”的密切关系的。

那么，文艺批评的“批评精神”，到底是指什么呢？那就是“褒贬贬劣、激浊扬清”。倡导这种精神干什么呢？就是要“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依照这个判断，我们不难发现，“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的论断，准确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抓住了批评的“牛鼻子”，是对文艺“批评精神”最简洁、最明快的概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

至于如何发扬文艺“批评精神”，我认为：一是要客观理性，实事求是；二是要富有勇气，敢于亮剑。反复强调文艺批评要公正客观，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话实说，既不溢美，也不掩恶，有破有立、破立并重、与人为善，严格按辩证法精神办事。同时，还要有批评的胆量和勇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三个“敢于”关涉“立场”和“态度”，足见批评勇



气的重要。

显而易见，“批评精神”同那种主观武断、不负责任、“一棍子打死”、哗众取宠、虚假空洞的批评风气是不搭界的；同那种软弱涣散，甘当“开明绅士”“好好先生”，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取消应有的价值判断，不分是非、不辨美丑，一潭死水，忽视对历史内容的审视，放弃价值甄别功能的做派，也是不同的。

我们欣喜地看到，自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批评精神”和“真正的批评”命题在文艺批评领域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敢于批评、善于批评的良好生态正在逐渐形成。

我们也须清醒地看到，文艺批评的现状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

地方：专业权威的“真正的批评”还有待加强；面对批评实际，或畏首畏尾、缩手缩脚，或顾虑重重、谨小慎微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文艺批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还有一些误解；批评的质量与境界还有提升空间。这正是我们需要重新讨论“批评精神”和“真正的批评”命题的背景与缘由。

我认为，有些人不敢展开“真正的批评”的重要原因：担心弘扬文艺“批评精神”，会不会伤害到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其实，这种顾虑是多余的。一则，“批评精神”营造的是“说真话，讲实话”的环境，本身就包含着饱满的真诚、尊重、善意和建设性的成分。再则，广大作家、艺术家遇到建

设性批评，也会明白，任何作品并非十全十美，能听到“良药苦口”的批评，“忠言逆耳”的警示，这是件好事情。作家艺术家一定会以敬重之心谦虚对待的。

当然，批评家也要有操守。那种缺少坦率的交流、真挚的对话，缺少鞭辟入里的评析和有根有据的辩驳，“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非非，此亦一非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把自己打扮成所谓“普世”“中性”的代言人，貌似“公允公正”“不偏不倚”“眼界开阔”，其实这丢掉了“批评精神”，犯了批评的大忌。这样的批评家严格说来是不称职的。

我们应当清楚，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批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它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风骨与灵魂。只有具备了这种“批评精神”，文艺批评才能成为创作的“镜子”和“良药”，才能起到指点迷津、导引方向的作用。那种以为“不搞批评，任其自由生长，文艺才会发展”的意见，是短视和错误的。恩格斯曾给那些没有批评的批评家画过像，嘲讽他们“这种永无止境的恭维奉承，这种调和主义的做法，以及扮演文学上的淫媒和掘墓的癖好，真令人无法容忍。”对这种人的揭露何等入木三分。

我们要弘扬文艺“批评精神”，营造“敢于批评”“善于批评”的氛围，努力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不能抹不开面子，不能不实事求是，不能降低美学标准，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吭声。我们要像鲁迅说的那样，“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做好“剜烂苹果”的工作，使批评真正成为文艺发展的动能。

我们要大力弘扬文艺评论的“批评精神”，发扬文艺批评的优良传统，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